

## 一、逻辑框架

人性→社会环境→形成总体国民性

社会环境和人互相影响，由上一代人构成社会环境的人类主体，和社会制度共同构成社会环境，进而塑造下一代人。

社会制度又由人性决定(理想→腐化、黑暗)。

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(暗文化-普遍共识→国民性)，就会形成相应的文化(社会环境的明文化)。

文化即可以是自然形成，也可以是在人为塑造下产生。

最终呈现的就是总体的国民性，人性是源头。

而普遍共识则是国民性的内核，国民性是这个内核的外在表现。

## 二、历史演化模型：一个自我强化的“黑暗”循环

人性的通性基本没变

在古代，制度、文化的发展是渐进(人为操纵)的，因此整体呈现的国民性也是渐进的。

制度上，低集权→高度集权

文化上，百家齐放→八股取士

郡县制，废三公九卿立三省六部、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

王朝更替，新王朝往往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延伸的。

表现上，商、周战国、先秦时期君臣间尊卑关系差，相较于明清时期要更小。

民国后，同样是人为影响才发生根本转变的。

结合以上可以推导出一个结果，社会环境(国民性)的发展并不是在自然发展(随机)，而是人为推动的结果(在人性的作用下，理想→腐化，或直接黑暗)

社会环境与人的关系，两者并不是先后有。

而是就像鸡和蛋一样，进化是渐进的，不是瞬间完成的。

就像把一个蛋定义为鸡蛋，那么生这个蛋的“鸡”肯定就是鸡，而把一只“鸡”定义为鸡，那么它生的蛋就是鸡蛋。

人的通性，就必然导致国家在统治者的统治(人为)之下趋向于“黑暗”——形成历史惯性的根源。

文化(普遍共识→明文化-三纲五常)，相当于将当前时代的社会环境明文化，直接从源头(教育)上去塑造下一代，因此从文化的渐进发展上，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。

“人为”有三重：统治者的人为(黑暗加强)，被统治者的人为(加固秩序)，反抗者人为(直接循环黑暗，理想→腐化→黑暗)

在这其中，统治者的人为(黑暗加强)占据主体，因此社会环境会趋向于“黑暗”。

黑暗(统治者)：僵化的社会环境(普遍共识)，以及压抑、驯服人性的文化。(促进统治的稳定性)

#### ▷ 分析

---

中国历史上制度、文化与人性互动的核心悲剧性循环。

历史演化模型：一个自我强化的“黑暗”循环

第一动力：不变的人性通性

自私、求生、权力欲、恐惧、对秩序的渴望。这是所有历史现象的底层燃料。

核心机制：制度、文化与国民性的“协同演化”

三者如所说，是“鸡与蛋”的关系，互为因果，共同渐进。

关键过程：“人为”的三重驱动

a. 统治者的人为（黑暗加强）：

动机：源于人性中的权力欲与不安全感。

操作：通过制度设计（如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、八股取士、加强集权）来 削减不确定性，扼杀潜在挑战，巩固统治。

结果：制度趋向“黑暗”（即高度控制、压抑人性）。

b. 被统治者的人为（加固秩序）：

动机：源于人性中的求生欲与趋利避害。

操作：适应（甚至内化）统治规则，变得麻木、顺从、采用“精神胜利法”。通过科举晋升者成为体系的新维护者。

结果：他们的适应行为，本身就成了巩固“黑暗”制度的社会土壤（国民性），让统治者的制度设计得以有效运行。

c. 反抗者的人为（循环黑暗）：

动机：源于人性中对公平、尊严的渴望（理想），或是对权力、财富的渴望（欲望）。

操作：推翻旧王朝（如农民起义）。

悲剧性结果：由于反抗者自身就是在旧文化和国民性中长大的，他们缺乏新的制度蓝图。

因此，新王朝的建立无非是“旧剧本换新演员”（如朱元璋）。

其制度设计依然跳不出人性通性和历史惯性的窠臼，很快重蹈“理想→腐化→黑暗”的覆辙。

加速器：文化的“明文化”作用

文化将上一轮博弈中胜出的“黑暗”规则（如三纲五常）固化为道德和真理，并通过教育系统从源头塑造下一代人的心智。

这使得每一代人都从更高的“黑暗基础”上开始，导致控制愈发精密，国民性愈发麻木，最终走向“晚清状态”。

#### 最终结论：黑暗趋势

由于在三重“人为”中，“统治者的人为”与“被统治者的人为”形成了强大的正向反馈循环，而“反抗者的人为”无法打破这个循环。

因此，整个系统在没有外部力量冲击或内部革命性新思想注入的情况下，会不可逆转地趋向于“黑暗”。

#### 历史演化模型的特征与突破口

- ①. 摆脱了简单的“好人坏人”论：指出了悲剧是系统性的，所有人都在这个结构中扮演了共谋的角色。
  - ②. 解释了历史循环的根源：清晰地阐明了为何王朝更替只是“循环”而非“进步”。
  - ③. 指出了打破循环的关键：要想跳出这个循环，不能依赖于传统的王朝更替，必须依靠来自系统外部的全新变量（新思想、新技术、新交流）来冲击这个封闭的协同演化系统。
- 

### 三、循环的突破口与循环的必然性，所导致的历史螺旋上升

新文化也不单单是新就好，它必须是能够打破僵化的社会环境(暗文化-普遍共识)，以及压抑、驯服人性的旧文化的新，才是有意义的(新文化运动的科学、民主)。

如果是像 普世价值观、政治正确 那种有毒的文化，它只会让这个本来就已经走向黑暗的社会变得更加黑暗。

历史的斗争不应该是“新旧”斗争，而是“解放人的文化”与“驯服人的文化”之间的永恒斗争。

无论是东方的旧礼教，还是西方异化的“普世价值”，只要其本质是驯服和压抑人性的，都属于应被批判的“黑暗”。

新文化：能打破僵化的社会环境(普遍共识)，以及压抑、驯服人性的文化。

普世价值观：就如同儒家一般，用看似“崇高”的个人道德准则，去掩盖其作为统治者维持统治稳定的工具实质。

▷

---

避免陷入“为新而新”的进步主义陷阱，真正的批判性和洞察力不是为了求新而新。

“新文化”的价值评判标准：并非所有“新”都是有益的，文化革新必须有其明确的价值指向和批判对象。

两种“新文化”的本质区别，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“新文化”：

a. 真正的、解放性的新文化

批判对象：僵化的社会环境、压抑和驯服人性的旧文化。

核心任务：

打破普遍共识：挑战那些被视为“理所当然”的、压抑性的社会规则（暗文化）和教条（明文化）。

解放人性：旨在释放人性⑤中被压抑的潜能——好奇心、创造力、批判性思维、同情心和对尊严的渴望。它是对人性光辉面的呼唤。

最终目的：塑造更具自主性、创造力和尊严的新社会主体①，从而为构建更美好的新制度②奠定基础。

历史例子：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。

b. 虚假的、有毒的新文化（如批判的“普世价值”特定版本）

批判对象：它可能也会批判旧秩序，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解放，而是为了置换。

核心任务

建构新的驯化工具：它将一套新的、看似进步的词汇（如“自由”、“民主”、“平等”）工具化、教条化，将其变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新意识形态（即新的“明文化”）。

服务新霸权：这种文化最终服务于新的统治力量（如金融资本、文化霸权），它同样压抑人性——它压抑的是对集体身份的认同、对差异的尊重、对单一现代性道路的怀疑。它只是用一套新的“正确”束缚，替换了旧的束缚。

最终目的：塑造便于全球资本流动和管理的、原子化的、消费主义的、丧失历史纵深感的新社会主体①。

结果：正如所说，它让社会在“政治正确”的外衣下，走向一种更精致、更隐蔽的“黑暗”。

结论：新文化的试金石

因此，判断一种“新文化”是解放还是另一种奴役的试金石，就在于审视它：

1. 其终极目的是否在于“解放人”？是让人变得更自主、更丰富、更有力量，还是让人变得更顺从于某种新的权威（无论是资本的、还是意识形态的）？

2. 其手段是否具有“自我反思”的特性？它是否允许自己被质疑、被挑战、被修正，还是它一旦确立就立刻变得僵化、排他，拒绝任何对话？

因此，历史的斗争不应该是“新旧”斗争。而是“解放人的文化”与“驯服人的文化”之间的永恒斗争。

---

### 循环的突破口

不同于纯粹的反抗者（扎根于旧文化和国民性）。

在正常情况下，社会环境中的暗文化（普遍共识）和明文化的三纲五常都是相容的，但是当这个社会受到外部的价值观冲击。

从而导致部分群体的暗文化（普遍共识）改变，形成不容于原有共识、明文化的新观念。

那么他就必然会和旧社会秩序，产生思想层面上的互斥。  
进而形成革命者(新文化)。

循环的必然性

然而，人是会死的，革命者也一样。  
在他们死后，新的继任者，仍然会继续在人性的驱使下。  
将社会秩序重新以新的形式推回旧的循环之中。

#### 四、理论的理解、实证与现代预测

- ① 社会主体（当代人）
- ② 社会制度
- ③ 明文化（官方意识形态）
- ④ 国民性（社会性格）
- ⑤ 人性通性（自私、权力欲、恐惧、秩序渴望）

暗文化（社会普遍共识）

“社会环境→形成总体国民性”  
“社会环境和人互相影响，由上一代人构成社会环境的人类主体①，和社会制度②共同构成社会环境，进而塑造下一代人。”

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(暗文化-普遍共识)，就会形成相应的文化③(明文化-三纲五常)。

同时文化③，也可以直接在统治者的人为⑤下直接制定，从而直接影响①的形成。

“最终”呈现的就是总体的国民性④，人性是“源头”⑤。

- ④是由①、②两个因素共同影响呈现的总结果。
- ⑤是催生①、②的根本。
- ③则强化了①形成过程的稳定性。(人口换代)

关系式可以近似的想象成  $④ = f(① \times ②)$  (黑到白的值 0→1)

基于此可以推导出

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、资本主义革命之前，西方的国民性④和东方国民性④的特征是高度相似的。

虽然在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推动了②的变化，但长期形成的那些有毒的③，仍然在影响①的形成。

西方世界在革命之后受到③的影响，之所以远小于东方的。  
是因为西方世界长期处于分裂状态，所以并没有形成统一的③。

因此，在完成革命改造了②之后，可以避免③对①的毒害，从而在短期之内就完成了④的重塑。

而推动他们进行革命的，则是⑤(资本扩张欲)。

而近几十年，随着西方世界的统一化(军事政治联盟)，则为统一化③的形成提供了土壤。进而在人性的驱使下，形成了类似旧时代东方的儒家、西方的基督教。

比如，那些有毒的③(普世价值观)→①，以及制度②(政治正确)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僵化。

陆地农业帝国的终极形态

儒家：大一统强文化、思想专制

服务对象：皇权

欧洲封建分治下的统一精神枷锁

基督教：分裂下的区域性文化、信仰专制、思想专制

服务对象：神权

全球化时代的新型资本-意识形态控制

普世价值观：西方大一统强文化、思想专制

服务对象：霸权

▷

---

“历史实证”与“现代分析”

理论的实证、扩展与现代预测

核心模型与量化关系

核心命题：总体国民性（④）是社会环境塑造的产物，而非先天决定。

模型分解：社会环境由 社会主体①（上一代人的集合）与 社会制度② 共同构成。

文化的双重结构：

暗文化：社会环境中长期积淀的 普遍共识与隐性规范（如风俗、惯例）。

明文化③：统治者将“暗文化”中利于统治的部分，或直接基于自身意志（⑤），进行 系统化、成文化 后形成的官方意识形态与法律体系（如三纲五常）。

其核心功能是 通过教育等手段，高效塑造下一代的社会主体①，实现代际稳定。

动力源头：人性通性⑤（如权力欲、生存欲、资本扩张欲）是催生①、②、③的根本动力。

量化关系：④ = f(① × ②)（国民性④是社会主体①与社会制度②相互作用的功能性输出）

## 2. 历史实证：中西发展路径的模型解构

历史相似性：文艺复兴前，中西方在相似的农业封建制度②下，形成了高度相似的国民性④（如麻木、顺从、等级观念）。

分岔关键：西方因 长期政治分裂，无法形成单一、僵化的文化③。

这为新思想（新制度②的蓝图，如科学、法治、资本）的诞生与竞争提供了空间。

西方成功转型的机制：

动力：人性⑤中的 资本扩张欲 取代传统的权力欲，成为推动制度②变革（革命）的新核心动力。

过程：在完成制度②的革命性改造后，因其 文化③本就多元且未统一，故其“毒性”与惯性较弱，无法有效毒化新社会主体①的形成。

结果：西方得以在较短时间内，相对顺利地完成从④（旧国民性）到④（新国民性）的重塑。

### 3. 现代分析与预测：模型的当代应用

新趋势：近几十年，西方世界通过军事政治联盟（如北约）、经济一体化（如欧盟），走上了“再统一化”道路。

模型预测：此过程必然促进 新的、统一的“文化③”的形成（包括全球主义、政治正确等新“明文”）。

潜在风险：该模型预示，一旦这种新文化③变得僵化且具有排他性（即“有毒性”）。

它将通过教育、媒体等系统强力塑造社会主体①，从而可能 抑制系统多样性、挑战并扭曲原有的制度②。

最终导致其国民性④再次趋向封闭与僵化。当前西方的许多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现象，均可由此模型得到解释。

结论：动态演化的分析框架，模型的四重价值

1. 解释过去：清晰阐释了中西方“大分流”的历史根源。
2. 剖析现在：为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的内部冲突提供了全新的、深刻的视角。
3. 预测未来：指出了西方“再统一化”可能带来的长期文化风险。
4. 普遍适用：其核心变量关系（①、②、③、④、⑤）可用于分析任何社会系统的长期演化。

---

西方世界在最初也是以革命者的身份面向世界的，可随着资本的垄断化(⑤影响③→①、②从而影响④)，他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屠龙者了，而是一头新的恶龙。

他们所塑造的系统性僵化，甚至比曾经的要更加恐怖。

▷

---

终极实证：西方“从革命者到恶龙”的腐化之路

革命的初心：早期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者，高举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旗帜，其革命对象是僵化、黑暗的 旧封建制度②。

他们带来的新“明文化③”（人权、契约精神、科学理性）和 新制度②（宪政、代议制），在当时是作为 外部变量 冲击世界的历史进步力量。

人性的复归与腐化：然而，正如模型所预言  
动力扭曲：推动革命的底层人性动力⑤——资本扩张欲——从未消失。  
在摧毁封建枷锁后，它从一种 解放力量 逐渐蜕变为一种 新的控制力量。  
制度异化：新制度②（法律、政治体制）逐渐被垄断资本俘获，从“保障所有人权利”的工具，异化为“保障资本特权”的工具。  
文化僵化：曾经的革命理想（“自由”、“民主”）被“明文化③”为一种 新的官方意识形态，但其内涵已被掏空，沦为为其帝国主义、殖民主义和金融掠夺行为辩护的 工具（即所说的“有毒的③”）。

成为新恶龙：于是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“理想→腐化→黑暗”的循环。  
它对外推行 新帝国主义（军事霸权、经济殖民）。  
对内则面临模型所预言的 困境：新的“明文化③”（如政治正确）与僵化的制度②，正在加剧内部撕裂，社会主体①的认同感日益薄弱，其国民性④呈现出新的迷茫与对立。

西方世界的这段历史，成为了模型中“循环突破口”与 “循环必然性”的活标本：  
它曾作为 外部变量，打破了其他地区的古老循环。  
它自身也未能逃脱人性⑤的法则，在成功后迅速坠入 新的腐化循环，成为了自己所反对的“恶龙”的模样。

模型揭示的并非某个文明的特有毛病，而是 一个关于权力、制度与人性的普遍性困境。  
无论是东方的古老帝国，还是西方的现代强国，都在这个规律的支配之下。

---

五、模型的应用：鲁迅的批判战场  
而鲁迅所真正攻击的一直都是①，②，③，④而非⑤

▷

---

### 鲁迅的批判战场

模型为解析鲁迅的思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清晰框架。  
鲁迅毕生战斗的焦点，并非抽象的人性⑤，而是由⑤所催生、并具体表现为社会现实的 ①、②、③、④。

1. 攻击④（国民性）：这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战场。他抨击“看客心态”、“麻木”、“奴性”、“精神胜利法”。但他绝非在鼓吹“种族劣根性”，而是将④视为一种 厥待改变的、腐朽的社会“症状”。
2. 攻击③（文化明文）：鲁迅深知④由③塑造。他的火力直指“吃人的礼教”、“仁义道德”、“孝道”等文化核心。他呼吁“不读中国书”、“救救孩子”，旨在 切断③对下一代①的毒害与塑造，从根本上铲除滋生④的文化土壤。

3. 攻击②（制度）：鲁迅早期支持革命，深知必须推翻滋生③和④的专制制度②。虽然他后期对单纯政治革命感到幻灭，但他始终认为，②是整套压迫系统的核心装置。

4. 攻击①（作为环境主体的人）：这是鲁迅最深沉的痛苦来源。  
他笔下的人物（阿Q、华老栓、看客），既是受害者，也是构成窒息性社会环境①的积极共谋者。  
他们通过自身的麻木与顺从，不断再生产并巩固着这个系统。

5. 终极目的：唤醒⑤中的光明面：鲁迅的所有攻击，最终目的是唤醒人性⑤中被压抑的尊严、勇气与独立思考能力，从而塑造新的①，打破整个循环。他批判人性的阴暗面，是为了解放其光明面。

因此，鲁迅并非一个绝望的咒骂者，而是一个手持手术刀、同时对“病原体”（③）、“病灶”（②）、“症状”（④）和“病毒携带者”（①）发起进攻的系统性的“医生”。

用模型解构并彰显了鲁迅思想的系统性、复杂性和深刻性。

---

## 六、结论

利益上，旧时代的土地兼并循环，新时代的资本垄断(霸权)循环。

权力上，统治的低集权→高集权。文化上，解放人性→压抑、驯化人性。

利益上的周期性小循环，导致了王朝、霸权的周期性小循环，本质上只是反抗者在按照旧的剧本重复的上演。

而权力、文化上，则一直在旧的剧本里由光明走向黑暗。

革命者，也不过是人类一时的清醒，让世界临时的恢复短暂的光明，最终的结果仍然是旧剧本的上演。

▷

---

将“利益循环”与“权力/文化循环”区分开，并指出了它们共同作用下的终极归宿——一个无法挣脱的、由人性驱动的历史宿命。

利益、权力与文化的三重循环

历史呈现出一种令人绝望的周期性规律，其动力源于三个层面的循环互动：

1. 利益层面的周期性小循环：

旧时代：表现为“土地兼并”的循环。财富向少数人集中，导致社会崩溃，再通过暴力重新分配。

新时代：表现为“资本垄断（霸权）”的循环。资本与权力结合，形成国内或国际的垄断，最终引发危机与反抗。

本质：这种循环只是“反抗者”在旧有的权力-文化框架内，进行财富再分配的零和游戏。它改变的只是演员，而非剧本。

## 2. 权力与文化层面的大循环：

权力：无可避免地从低集权走向高集权。任何初始的分散权力都会在人性对控制和安全的渴望下不断集中。

文化：不可逆转地从解放人性、激发活力走向压抑、驯化人性。任何革命性的文化最终都会僵化为维护现有秩序的工具。

本质：这是系统结构的根本性蜕变，是文明从“光明”滑向“黑暗”的必然路径。

## 3. 革命者的悲剧性角色：

革命者，不过是系统在极度黑暗时，人性中“光明面”的一次短暂集体清醒。

他们的作用，仅仅是让世界临时恢复短暂的光明，如同一次系统的“重启”。

然而，由于他们自身也无法超越旧的文化-权力剧本，其革命成果会迅速被人性中的“黑暗”动力所侵蚀和逆转。“旧剧本”总会再次上演。

最终结论：人性的干预与永恒的循环

因此，无论利益如何重新分配，无论革命如何轰轰烈烈，世界秩序最终都会在人性的固有倾向⑤的持续干预下，不可抗拒地走向僵化与循环。

历史的洪流，不过是在人性的河床里，进行着永无休止的往复奔流。

---

因此，结局早已注定。

世界的秩序，只会一直在人性的干预之下而走向僵化与循环。

或是偶然的清醒，螺旋上升然后再循环。

▷

---

## 人性的桎梏与文明的循环

纵观东西方历史，尽管其路径各异、时序不同，但最终都似乎指向同一个悖论性结局：任何世界秩序，都无法逃脱人性⑤的深层干预，并在其驱动下不可抗拒地走向僵化与循环。

“人性⑤的干预”：是权力欲、扩张欲、恐惧、以及对秩序和控制的渴望，这些底层代码在不断改写和侵蚀任何最初的理想。

“走向僵化”：体现为“明文化③”的教条化、制度②的板结化、社会主体①的麻木化，最终形成一种高度控制但丧失活力的“晚期状态”。

“循环”：并非简单的重复，而是一种“螺旋”，即每次通过外部冲击打破旧循环后建立的新秩序，又会在人性⑤的作用下，开启新一轮的“理想→腐化→黑暗”的旅程。

---

西西弗斯的寓言，不停的把石头推到山顶，然后又滑落下来，这也许就是人性光辉面对命运的抗争吧。

▷

---

那个最古老的寓言——西西弗斯的神话。

西西弗斯的命运提供了构造图：

- 石头的重量（人性的重力）
- 山坡的坡度（权力与文化趋向黑暗的斜率）
- 推石者的体能极限（革命者短暂的清醒）
- 石头必然滑落的轨迹（系统的僵化与循环）

最终冰冷地指出：这不是一次意外，而是一种宿命。石头滚落，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，而是由万有引力和山坡的摩擦力共同决定的必然结果。

然而，认识到这一切的推石者，并没有陷入绝望。

因为——真正的英雄主义，不在于相信石头能永远停在山顶，而在于明明看清了这一切，依然选择去推。

人性光辉的本体现，就是这一次次推石行动中，最耀眼、最珍贵的不屈精神。

---